



长柏路4号的房客

文/画 张国华



齐鲁大学内的大道小径皆是以两旁树木而命名,杏林路、丹枫路、青杨路、长柏路、银杏路、槐荫路……其中我最喜欢的要算长柏路了。在这段路上现保存有十一座西式别墅,从西到东一字排开,仿佛一处规模宏大的别墅建筑展览,它们原为齐鲁大学教授楼,造型和材质各异,是济南市最集中的西式别墅建筑群。现在多由教职工及家属居住。

在一个春日我来到学校里,画了几张速写,临近中午转到长柏路4号这栋别墅前,敲了一会儿门却无人应答。一群日本来的大学生也来到小楼前,一边听翻译介绍校园历史,一边举起相机对着小楼拍个不停。我识趣地躲开镜头,正打算走时,迎面遇上买菜回家的朱大夫,与老人寒暄几句后,就随老人去她家中探访。

老人家就住在这栋别墅的二楼,今年82岁,1950年考入齐鲁大学学习中医。她在这里学习两年后,齐鲁大学医学院与原山东医学院合并,成立新的山东医学院,六年学制加上两年参干经历,她于195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,在山区附属医院中医科一边从事临床一边教课,1995年退休。2002年老人由校园南面的教工宿舍搬进了这栋小楼,在这里度过了十二年。聊起这房子到底住过多少房客,老人只晓得,她之前的住家是位口腔科的大夫,再往前是一家美国

人,现在每年都会来这里看看的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外国人,听说就是那家的后人。两层的小楼现在住有四户人家,老人住二楼东侧的两间半屋,约60平方米。儿子也在齐鲁医院工作,老人和儿子生活在一起,觉得面积够用,也喜欢周边的安静与小楼的采光,冬日里阳光能一直照到客厅的中间。

住这里不方便的地方,是一楼和二楼之间的厕所是几家

合用的。刚上楼时我也注意到了,经过两层之间的楼梯拐角,向北还有一间屋,是厕所和洗漱间。在画面右侧也不难看出,原来小楼呈错层的“品”字形。整栋建筑坐北朝南,入户门冲东,走廊处由十字形的镂空青砖围成,加之青石垒造的地下室,高出校园的小路一米五六的样子,所以路人伸手可及。二楼东面和南面是木质的阳台,只不过后来东面的封闭起来,

就是老人家说的半间屋。

二楼朝南的客厅,与长柏路西首老舍故居二楼的卧室处在一条水平线上,还有着相同的高度和朝向。于是我站到阳台向南看去,因为此时已经称不上“远眺”了,一座座此起彼伏的高楼挡在南面的山前,已感受不到胡絮青女士在《旧居》一文中回忆的:“站在我们的卧室里,可以在晴空下远眺千佛山和马鞍山的秀色了。”



【忆海拾珠】

记忆中的晨光茶社

□王柱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济南大观园商场的东门外,北侧还是一片空地,那是著名摔跤家谭树森、宛殿文的摔跤场,正北面是狗不理包子铺,东北角就是闻名遐迩的晨光茶社。

当年的晨光茶社是个仅容二三百人的小剧场,面朝正西的进口处只有四五米宽,除大门上方“晨光茶社”四个大字外再无任何装饰。内部设施更简陋,舞台不大,仅置一长条桌,素色的桌布上绣有“相声大会”4个红字。

我第一次进晨光听相声时正上小学。那时观众进门不收费,直到一段将要结束时,工作人员才持一小筐到每个观众面前收二分。时间长了,便悟出诀窍,每到收费时,趁人不注意就溜到已收过费的地段,继续听。后来改为计时收费,进门每人发一张计时凭条,出门按时间收费,开始一刻钟收二分,再后来就涨为半小时收五分,这在当时济南的娱乐界收费已算较高的了,那时省京、省话的一场大戏近三个小时,甲级票不过0.35元。

晨光茶社是每天午后开演直至深夜,不间断,不报幕。一段表演结束,只有捧哏的下场,逗哏的仍留在台上,为新上台的演员捧哏,所以,晨光的演员个个能捧能逗,业务全面。

个头不高、身材清瘦的赵文启当时颇受欢迎,据说他是自学成才的相声演员。每当出场,必笑容满面,神采奕奕,场内掌声轰响,很有观众缘。他声音虽略带嘶哑,却口齿清楚,气贯全场,嘶哑的嗓音成了特色。他的表演惟妙惟肖,滑稽可爱,人们亲切的戏称他“滑石猴”。

我最喜爱的演员是张春魁和孙少臣两位老师,那时他们正年轻,声音洪亮圆润,动作舒展大方,孙少臣的“学电台”最为出彩,这是一个以学和唱为主的段子,孙少臣学唱了京剧、越剧、吕剧、豫剧、梆子等剧种数位艺术家的唱段,其唱腔惟妙惟肖,几可乱真。张春魁的“大保镖”是他的拿手节目,在段子中对两兄弟的刻画细致立体,非常滑稽,是人们百看不厌的节目之一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晨光茶社最火爆的时期,在节粮度荒的困难岁月里,相声带来的欢乐,抚慰了人们的精神。不管日场、夜场,几乎天天爆满,等待进场的观众往往排队几十米。即便寒风大雪,仍然热情不减。一九六一年春节,远在天津的二舅来济探亲,他望着晨光茶社门外那长龙般的队伍,操一口天津方言由衷地感叹:曲山艺海,名不虚传哪!

“文革”狂潮中,不知从哪一天起晨光茶社停止了演出,在挂着大锁的门前,透过蒙满灰尘的玻璃向里张望,斑驳的墙壁上贴着横七竖八的标语,“打倒”、“砸烂”之类的口号触目惊心。我站在门外,怅然若失——黄鹤不知何处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他们都去了哪里?

“文革”后期,有一次游行集会,从对面过来的队伍中,一个十分熟悉的面容出现在面前,我惊喜地脱口而出:“张春魁?张老师!”不远的他听到喊声,先是一怔,随即侧身冲我双手一拱,眯眼一笑,“是我,您呐。”还是那熟悉的京腔,还是那舞台上的经典动作。我还想说些什么,但人流簇拥着不能停步,只能与他擦肩而过。

多年过去,晨光茶社在市场中改造中被夷为平地。现在,大观园那里车水马龙,生意兴隆,却已难觅晨光茶社当年的痕迹……

【80后观澜】

□李元

今天早上又起晚了。是春困吧,最近总是起不来。匆忙地收拾自己,拿起包包,冲出门去。我还要赶那辆亲爱的公交车呢——错过了这辆,就会迟到了。

去车站的路上,我走得飞快。迎面走来一个小男孩,他走到我面前时,感觉他小声地对我说了句什么,是询问的口气。我放慢脚步,瞥了他一眼:这男孩大约有十一二岁的模样,身后背着一个书包,个子虽

路遇的无奈

然挺高,但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五六年级的小学生。他眨着那对漂亮的大眼睛怯怯地对我说:“姐姐,我能用你的手机吗?”我停下脚步,心却在飞奔,对他说:“用手机?可我要赶着上班呢,你借别人的吧。”他看着我不好意思地说:“噢,好吧。”就继续向前走去。

我继续赶往车站,但心里却不是滋味,为自己没能帮到他而有些内疚。

我赶上了要坐的那辆公交

车。在车上,心却不能平静。那男孩为什么没穿校服,没系红领巾呢?他向我借手机,是跟老师请假还是向妈妈求助?他不会是以借手机为名,要把我的手机抢走吧?

不,不会的!回想男孩那怯怯的眼神和信任的态度,他不可能是个坏孩子!他一定是遇到什么事情,才向我求助的。面对那么渴望的眼神,我却冷漠地拒绝了。他该是鼓足了多大的勇气才向我借手机的呀!为

了上班,我却没能帮到我求助的人。我应该帮助他的,但是,“我好忙,真是个大忙人!”上班后等着我的是一大堆工作,一刻也不能停歇:昨晚在家加班打的文件要等领导审阅,员工填写的表格要上报,要准备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需要的材料……

但愿这个小男孩能遇见肯帮助他的人!可为什么,我们总想着别人会伸手相助,自己却是百般推脱?

【休闲地】

□鲁黔

五代朝间,一个叫韦庄的花间派词人曰:“春日游,杏花吹满头,陌上谁家年少,足风流……”

春分时节,一个叫“斜阳”的驴友约我去济南郊区张夏镇踏青,他说:“有座莲台山,山很美,那山的背面有万亩杏花基地,漫山遍野的杏花,遥看似雪,清香四溢,景色如画……”

约三五亲朋随驴友团队驱车前往,由104国道左转沿乡间的柏油窄路缓缓而行,路两旁都是低矮陈旧的瓦房,四周的山峦植被光秃秃的,除我们这些驴友,却不见劳作的村民。睹此心念,这里的乡民为何足不出户?没有冒烟的工厂,没有可以挣钱的行当,他们靠什么生存?

山脚下停车后,背着行囊,沿土路仰望莲台山,似乎比千佛山的海拔要高出许多,山路陡峭难攀,小心翼翼地躬身前行,爬到一处稍平缓的地方,终见几株杏花绽开的树。树下,有一洼池塘,竟有一群鹅鸭游弋戏水。

越过了一道又一道手脚并用才能攀爬的山梁,心中暗生悔意,早知如此就不来了,攀至半山腰处,我突然一阵头晕,举

目向那起伏陡峭的山峦高处望去,腰酸腿软无力,怯意陡生,实不愿再向前挪动半步。心念口出:“你们爬吧,我在此候着。”好友说:“山顶快到了,坚持一下就上去了,那里可是美景啊”!

此时,看到一中年妇人和少几越我前行,一股男人的自尊之气油然而生。强烈的心理暗示鼓励我前行,终登上了山顶的洞。晃着手电,深一脚浅一脚地觅出口而去。只见豁然敞亮,伫立平台,俯瞰山下,只见杏林漫野,似雪絮无垠……

在石台坦处,铺开摊子,从行囊里取出自备的烈酒小菜,众驴友围坐,几杯小酒下肚,大有痛饮狂歌空对日,飞扬跋扈为谁雄之势。

莲台山是没有台阶的,其路细如羊肠,数千年来,修炼的道士以及赖以生存的乡民们,硬生生踏出了这条崎岖难行的山路。正常的游客是不会光临的,而只有被誉为“吃饱了撑得没事干”的驴友们才会来此重复前人的足迹。

驱车绕到万亩杏花园,乡路的两旁酒店林立,路人熙攘,环山旷野杏林密密,芳香阵阵拂面扑鼻……

杏花吹满头



韦庄先生的那首词应景了,一群群的少男少女头上沾满了杏花,雪色耀眼,洋溢在春的世界里。却见一窈窕淑女左顾右盼,似乎是:“妾拟将身嫁与,纵被无情弃,不能羞”。此情彼景,却让我的身心仿佛又回到那久远的青春曾经的日子。

上山的来路与山的背面真乃两重天地,然而,这所谓的万亩杏林之风光并非完美的,假如莲台山能辅以碧水连连,假如能层林尽染……

来此山踏青时,曾闻莲台山因传说汉将张良、姜桓在此隐居而得名,在苍松翠柏掩映

之中,幽绝深邃,什么姜桓洞、青龙洞、王母洞、三青洞、八卦洞……共有七十二处之多,还有莲台胜境坊、蓬莱观、三元宫、张仙祠、玉皇殿之道教圣地。

这些美丽的传说,却大都已是无痕无迹了,或许是曾经拥有过,或许是大自然的地壳之变更,或许是数千年的风云沧桑……

其实,那些传说中的故事并不重要,莲台山我来过了,且在倾尽体能中勇敢地攀登而上,在那如雪的杏花丛中,在飘飘洒洒的花絮芬芳里,我看到了“春日游,杏花吹满头”的少男少女,和踏春的我。